

SARS、人體和精神

—專訪貝勒醫學院免疫學副教授

E:採訪者

F:封莉莉/貝勒醫學院免疫學副教授

E:我有個問題，第一關於病毒，實際上人類從來都是無能為力的，所謂藥物實際上也應該說是一種安慰劑效應，靠的還是人自身的抵抗能力，對嗎？

F:可以這麼說，但肯定很多人聽了會反對的(笑)，但你去觀察活過來的人大部份是屬於樂觀、積極、精神狀態好的一些人。精神素質差，情緒低落的人確實死亡率比較高。你要去查文獻很多都能支持這種說法，

但不能說所有的病人治癒都是安慰劑效果。

E:那麼現在 SARS 病毒這時出現，可以說對現代人類是一個很明顯的挑戰，是這樣的嗎？

F:對，是對人類的一個很明顯的挑戰。我覺得還不止這一點，它挑戰人的精神，它是把人的精神擊垮。

E:精神？那麼在你的報告中，你提出了一個很關鍵的論點，就是精神和我們身體之間的關係，而現代的醫學是把精神這個方面忽略了，

是嗎？

F:不，不是忽略，而是無能為力，無可奈何。

E:一個社會是從善如流還是助紂為虐與瘟疫是有關係的嗎？

F:那當然，一個人從善如流，他的心情一定是一種平靜和諧的狀態，這種狀態當然有利於身體在一種內穩定低代謝的狀態，這樣對病疾的易感性一定下降，即便他感染了某種傳染病菌，這種狀態都會使他的身體反應處在一種對他有利的狀態。從而靠自身的調控和免疫系統消除危機，而不致於惡化，所以我想一個人真正注意身心合一的健康，他的生命的基礎就在那裏了。而這得靠修煉，修持才能達到。如果一心想的都是發財，賺錢，我想就很難了。

(下接第三頁)

清流

中文網址

[Http://www.qingliu.org](http://www.qingliu.org)

英文網址

[Http://faluninfo.net](http://faluninfo.net)

清流編輯部傳真

(610) 394-2578

本期要目

- 江澤民面臨全世界的正義審判(2)
- 薩斯是非典嗎？(3)
- 請救救我的妹妹(4)
- 不受禮的怪警察(5)
- 對抗細菌的最後防線被擊破(6)
- 平和寬容的心(7)
- 識錯迎聖骨 聖跡顯瘟疫散(8)

歷史銘記四·二五

1999

年4月24日晚9點多鐘，中南海附近的北京府右街，大道旁開始有人聚集。4月25日清晨，法輪功群眾陸續向北京會集，據媒體報導：在(府右街)週圍的法輪功修煉者大約有萬名以上，(府右街)是

國務院信訪局的所在地。“信訪”也被稱為“上訪”，在文革後，為了處理歷次政治運動中積壓的大量冤假錯案，國家建立了上訪制度。個人或集體上訪受到中國憲法和法律的保護。為了能夠讓群眾的疾苦不受干擾地上達下傳，上訪不需要預先向公安機關申請，也不需要得到事先批准。上萬群眾直接來到國家最高的信訪部門，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在中國近代的歷史中，也發生過幾次人民自發的大規模事件，他往往是由於社會出現嚴重的不公或個別當權者制行的錯誤路線造成的。

在中國，只有一個聲音，海外的客觀報導遭到嚴密封鎖，人們難以了解法輪功修煉者遭受迫害的真實情況。但是，將來的人會記住，4·25這上萬的人群，面對有殘暴名聲的政府，沒有標語，沒有口號，祥和理性地表達自己的心願，其坦蕩和平靜讓人敬佩。

公元1999年4月25日
是一個被歷史銘記的日子。



編者按：吳雪原，美國永久居民，現在在紐約州特羅伊市的蘭瑟李爾理工學院作博士後。

小的時候，我總喜歡驕傲地對小朋友們說，“我的媽媽是世界上最好的媽媽！”

每當過年的時候，媽媽總會親手為我做一套漂亮的新衣服，小朋友們都很羨慕。媽媽不僅疼我，還很有學問呢，她是大學裏的物理學教授。我也總是纏著媽媽問好多好多問題。

“媽媽，你看，那麼多星星在天上一眨一眨的多好看啊！那些星星上有人嗎？星星怎麼不往下掉呢？它們為甚麼會那麼安靜，誰也不碰誰？。。”

媽媽說，“孩子，如果你想弄明白這些事情，長大了學物理吧，可以幫你揭開許多謎。這個龐大的宇宙可是無比的神奇，到今天還有很多很多解不開的謎呢！”

就這樣，我選擇了學物理，如今已經在美國拿到了物理學博士學位。可是媽媽，您現在在哪兒？媽媽，您聽到女兒對您的呼喚了嗎？

軍和校籃球隊的主力。畢業後她被保送作研究生，攻讀理論物理。

文革後母親在吉林大學物理系任教授。她工作勤勤懇懇，為了備好一堂課，她查閱大量的參考文獻；為了得到可靠的數據，她常常在實驗室裏通宵達旦。利用簡陋的實驗設備，在資金、資料都極其有限的情況

我要講的是我母親，曾令文的故事。她曾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物理學教授。

母親自幼勤奮好學，十七歲時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吉林大學的物理系，是鳳毛麟角的全5分學生。她也愛好文藝和體育，曾是學校的百米冠軍。

母親節寄語

文/吳雪原

下，她帶領學生做出了許多有創意的工作，研究成果在國內外重要刊物上發表。八五年，她在美國鹽湖城猶他大學作訪問學者時，在電子自旋共振波譜學方面的出色工作得到了國際同行的認可。

學生們對她都很親近，不僅把她當成老師，甚至把她當成自己的媽媽一樣無話不談。因為母親不僅關心他們的學業，而且非常關心他們的生活。

有時家裏來了衣衫襤褸的要

飯人，母親從不歧視他們，總是盡力幫助，給他們飯哪或是錢啊、物啊、衣服啊，甚至還幫他們治病。

以前，母親身體不好，關節炎、骨質增生、心臟病、低血壓等多種病痛折磨著她。她嘗試過多種氣功，還自學了中醫針灸，可是，身體一直沒有根本的好轉。93年寒假，我回家過春節時，驚訝地發現，母親不再像以前那樣，冬天用兩個暖水袋圍在腰裏來緩解腰痛，爬起樓梯來比我還快，也不再氣喘吁吁了。原來母親修煉了法輪功，她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飛了。

母親修煉後，不僅身體健康了，胸懷也更加寬廣。有一件事讓我至今難以忘懷，那故事發生在我姐姐家。

我姐姐從小聰明好強，年紀輕輕才三十幾歲就做了吉林省建築設計院的總工程師，事業上一帆風順。可是她的家庭卻十分不幸。我姐夫原是一名大學講師，由於參加了六四學生活動，被學校開除，無奈只好下海經商。可是對於一個從未經過商的知識份子來說，實在是難，他處處碰壁，欠了很多的債。失落和不滿使他經常打罵姐姐。而社會的污染又使他沉淪，他因犯罪而常常出入監獄。

(下轉第七頁)